

民国史传之“信达雅”

《张冲传》
版本:团结出版社
2012年6月
定价:59.00元

□书评人 陈小云

“2月10日,是农历大年三十。这一天,西安城飘飘扬扬,下了一场大雪。除夕日的瑞雪,给人们心头增添了一丝喜气,祈盼着新的一年祥瑞吉兆。”这是马雨农新作《张冲传》的一个场景,写的是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,传主张冲作为蒋介石的谈判代表,与周恩来第一次会面那天的情景。

这不是演义,也不是为了营造气氛而进行的文学虚构,而确实是史家所谓的“实录”:为了还原当天情境,作者通过多种渠道查证了西安那一天的天气情况。当然,这只是马雨农历时四年完成著作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。

尽管在张冲身上,聚集了太多可说的传奇色彩与时代风云,但在传主家乡温州举行的《张冲传》首发座谈会上,听着作者介绍此书成书经过,翻看着厚厚60万言大著,却由作者的写作历程、写作态度,以及作品最后呈现的面貌,联想到了史传写作的标准——当时脑子里出现的,不是唐代刘知几标举的“史家三长”之“才、学、识”,却是清代严复提出的“译事三难”之“信、达、雅”。

严复的原话见于《天演论·译例言》,即所谓“译事三难:信、达、雅”。借用这三字,既可概括《张冲传》特色,推而广之,对于史传、尤其是民国史传写作,似有所启示。

一曰“信”——在严复那里,指的是译文必须忠实原著;而史传写作的首要标准,也应该是“信”,即必须忠实于历史事实。马雨农对于“信”的追求,可说是达到了苛刻程度。查考史实之周详,辨证异说之严谨,是构成本书特色。如对张冲首次读到中共《八一宣言》的时间与心情、对《申报》所谓“寻找伍豪启事”等流传甚广的说法,作者经过辨析所下的结论,用老话来说,真可谓“泰山不移”;而对一些难下定论的不同“史料”,则广列众说,同时作出自己的分析,这种求真阙疑的精神,难能可贵。

二曰“达”——严复的本意,是指译文的通顺畅达;而史传写作的“达”,则可用“通达”来理解,也就是一种具有超越意义的“史识”。具体到民国史传,则需作者超越时代局限、超越党派立场、超越意识形态的异见乃至个人情感,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,来审视昨天发生的一切。也许昨天离我们太近,在民国史传的写作中,概念化、脸谱化、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和习惯性语言,往往会不经意地流露笔端,而这些,在《张冲传》中基本上是看不到的。

三曰“雅”——严复以孔子的“言之无文,行之不远”来解释这个“雅”字,也即我们通常说的“文采”。马雨农在书“后记”中说:“此书写作,更多地采用新闻的笔法,而不是文学的笔法。”作者所讲“新闻笔法”,本意是就“真实”而言;但新闻的写法,亦有其“文”或者说“雅”的一面,这就是充分考虑读者的接受度,考虑文字的“生动”与“可读”,以新闻笔法写史传,确是一个非常值得的尝试。即如本文开头引用的一段描写,可说是信中有雅,雅中有信,为严谨的历史著作注入了生动的气息。

作为新闻界老前辈,马雨农曾任光明日报社编委兼总编室主任、浙江日报社副总编辑、浙江省新闻学会会长,数十年新闻实践,使得这部充满学术气息的人物传记,既具有历史感,又充满了现场感。

班固在《汉书》中评《史记》时曾说:“其文直,其事核,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实录”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或许在“信”的层面还留有一些遗憾,但其史识的“达”和行文的“雅”,确是它成为名著经久不衰的原因。如以“信、达、雅”三标准来衡量当下的林林总总的民国史传,其合乎标准的程度如何,相信读过《张冲传》之后,会别有一番体会。

面对传主的传奇人生,也可以说是面对历史,作者的态度是“叙述其生平时,作者常常有敬畏、拘谨之感,不敢妄加发挥。”作者的期许是:“希望写成一部信史、一部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,而不是虚实不分、只求吸引眼球的畅销书。”就此而言,马雨农《张冲传》的价值,不仅在于第一次完整展现了张冲这位民国人物的传奇人生,更在于为民国史传写作树立了标杆,告诉我们,什么是史传写作应该追求的“信”、“达”、“雅”。



山与山的相逢

——读茨维塔耶娃《致一百年以后的你》

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就是他/她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对茨维塔耶娃来说,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,而她始终抱有对爱情的幻想。



□书评人 张芹

我真正接触茨维塔耶娃的时间很晚,去年漫漫白雪的冬天里,才算读完了她的传记,恰好也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的,安娜·萨基扬茨为她写的三大本厚厚的传记。传记介绍了她的一生,她的多灾多难异常坎坷却又异常光辉丰富和热情洋溢的一生。而在我看来,她的一生,与其说是文学与创作的一生,不如说是爱情的一生。

一个人对爱情的态度就是他/她对待生活的态度。对茨维塔耶娃来说,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,而她始终抱有对爱情的幻想。

如果说茨维塔耶娃爱情的不幸是在爱情中她不能把握分寸,我不能赞同。她在写给塔·克瓦宁娜的信中说“我需要的是别人的爱。我的爱和他的爱。如果能够出现奇迹的话……我对他的需要,就是我对他的需要……对他来说,就是我能按照我的尺度,即没有尺度地去爱。”我想,没有尺度的爱才是真正完整的爱。在爱情里把握分寸、精心计算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小心思、小手段都有损爱的完整,当然完整的爱情很多时候会带来伤害,伤害别人的时候更伤害自己,但伤害也是爱情的一部分!包括嫉妒!没有嫉妒的爱情算什么爱情呢?就像她创作的献给康·罗泽维奇的长诗《山之诗》“山在忧伤:如今既是热血,又是春情/但是将来只会化作绵绵忧伤/山说,它不会放我们登程/不准你同别的女人一起。”

因此,不够勇敢的人永远不配拥有完整的爱情。如果每一次爱他人,茨维塔耶娃能够掌握所谓的分寸,我敢说,这绝不是她真正的感情流露。要爱,就义无反顾甚至奋不顾身,这才是茨维塔耶娃的爱。

正是出自此种爱,她创作出很多热情洋溢毫不掩饰的诗

歌作品,在这本书中,我们可以看见她的感情历程,那些诗歌,无一不是她内心真实情感的写照。她爱他们,她爱每一个人。

她写给需要慰藉的年轻人施泰格尔的诗,题目就叫《给一个孤儿的诗》,“若是我能够——我就会带你/到洞穴的深处/到龙的洞穴里/到豹子的荒凉山谷”。我简直觉得她要给他的爱,不仅仅是爱情之爱,而且还包含着深深的母亲之爱。后来再看,真的是这样,因为年纪的关系,她对施泰格尔的感情里,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母亲对儿子的深沉又真挚的爱。

爱情是不分性别的。她爱罗泽维奇,爱施泰格尔,爱帕斯捷尔纳克,她还爱女诗人索菲娅·帕尔诺克,她俩甚至一起弃家出走,前往别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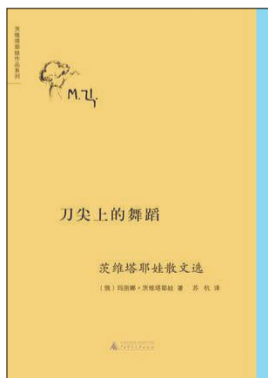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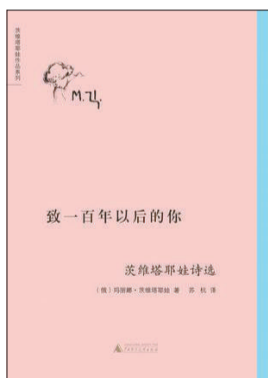
读她的诗歌越多,越觉得这个历经磨难的女人的可贵,越觉得她的那些献出去的爱情没人能够配得上,即使是她的偶像她像神一样顶礼膜拜的大诗人。那些爱意出自她的痛苦却又光辉的心灵。如果说她的爱情不幸,那不幸就是没人能够配得上这浓烈的爱情。

她是山一样勇敢的人,她爱山,有时把自己比作山,她说山在“大地之上,天空之下。山在空中。”就像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说:“当我们将来会见的时候,是山与山相逢。”

帕斯捷尔纳克在书信里说:“这是初恋的初恋,比世上一切都更质朴。我如此爱你,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,想了很久很久,久得不可思议。”这虽然说是他自己,用来描述茨维塔耶娃的爱也十分恰如其分。

行文至此,我突然想起一个朋友写过的旧句子:“让我们相遇吧,并住在一起,像一个罐头里的两条鱼。”

哦,还要补上,她曾经说过的:有一天我们的相逢,是山与山相逢。



《致一百年以后的你》茨维塔耶娃诗选
玛丽娜·茨维塔耶娃著
苏杭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2年7月第1版
定价28.00元